



她是**大英帝国全盛时期的女王**

是一个**爱江山更爱美男的女王**

有关她**丰富多采的情爱史**一直是

西方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维多利亚女王



维多利亚女王

保利 著

(上)

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8. 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多利亚女王/保利著.-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10

ISBN 7-80139-289-2

I.维… II.保… III.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生平事迹 IV.K835.61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28169号

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

(100028北京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奥隆印刷厂印刷

1998年10月 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27

字数:660千字 印数:1-10000

定价:39.80元

序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乏一些女中豪杰以她特有的人生影响或改变着历史的进程，维多利亚就是这样的一个女性。她有着80余年的人生历程（1819.5.24——1901.1.22）和在位64年的政治生涯（1837—1901），代表了英国从传统走向现代所历经的坎坷与超越。在她所执政的半个多世纪中，英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以及风俗习惯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学家把她所执政的这个时代称作维多利亚时代，她的名字象征着英国从传统手工业时代向机器大化工业时代的过渡。

既然这样，维多利亚时代就不能不引起人的思考，而以她名字所命名时代的维多利亚女王也就更值得人们去思考。

因此，以传记文学的形式研究社会、研究人生更容易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为此，我们出版了《维多利亚女王》这部传记文学给研究社会、研究政治、研究女性的人以感性的帮助。

目 录

第一章 穿裙子的乔治王	(1)
一、维多利亚出生	(1)
二、小公主的恶作剧	(29)
三、王位假定继承人	(44)
四、情窦初开少女心	(61)
第二章 快乐公主的烦恼	(80)
一、公主失踪之后	(80)
二、没有公开的奸情	(115)
三、科堡家族的面子丢尽了	(143)
四、宫廷争斗	(160)
第三章 新女王 老首相	(183)
一、母亲的情人	(183)
二、女王做了首相的“女儿”	(200)
三、初尝禁果	(223)
第四章 阴谋与爱情	(253)
一、异邦王子	(253)

二、相爱难相知·····	(285)
三、白金汉宫的少年犯·····	(315)
第五章 苏格兰杀手 ·····	(351)
一、曼彻斯特之旅·····	(351)
二、谁是谋杀目标?·····	(380)
三、白厅的枪声·····	(393)
第六章 丈夫的辉煌 ·····	(425)
一、再见!尊敬的皮尔·····	(425)
二、神圣的工程与危险的游戏·····	(438)
三、辉煌的时刻·····	(461)
第七章 蒸蒸日上的王权 ·····	(482)
一、外交大臣引出的烦恼·····	(482)
二、帕默斯顿的阴谋·····	(505)
三、埋藏在心中的秘密·····	(520)
第八章 罪恶战争中盛开的友谊之花 ·····	(541)
一、被侮辱的亲王·····	(541)
二、两个王室的交往·····	(570)
三、王权的守护神·····	(589)
第九章 多灾多难的王室 ·····	(620)

目 录

一、一桩政治婚姻·····	(620)
二、阿尔伯特的灾难·····	(639)
三、“特伦特号”事件背后·····	(660)
四、一个奇怪的梦·····	(679)
第十章 从守灵人到印度女皇 ·····	(703)
一、亲王的最后岁月·····	(703)
二、寂寞的守灵人·····	(718)
三、为爱而昏了头·····	(739)
四、女王的吻·····	(753)
第十一章 维多利亚时代与疯狂的扩张 ·····	(765)
一、王子的丑闻·····	(765)
二、人老心不老·····	(782)
三、一个时代的结束·····	(805)

第一章 穿裙子的乔治王

一、维多利亚出生

一声啼哭惊醒了太阳；
一个蒙面人向乔治王开了两枪；
摄政王克扣了肯特公爵的生活费用，
这是他不能容忍的；
“我宁可不让女儿当什么英王，也不愿让你死去！”
夏洛蒂公主的求婚者如夏天河里的蛤蟆一样多；

公元 1819 年 5 月 24 日

伦敦肯辛顿宫一间产房的门外，爱德华·肯特公爵在走廊里踱来踱去，他眉头紧锁，望着伦敦上空浓浓的晨雾，心事重重。尽管一夜都没有合眼，但他仍无倦意，不时向房里张望着，对进进出出的仆人说上几句。但更多的时候是沉默，是焦虑。

突然，一声亮丽的啼哭声从产房里传出，肯特公爵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刚才还是雾沉沉的，仿佛这一声啼哭惊醒了太阳，天亮多了，雾也渐渐散了。

肯特公爵跑进屋去，看着疼昏过去的夫人和哇哇啼哭的婴儿，

又是心疼又是高兴，憋红了脸，结结巴巴地问：

“斯托克玛，男孩还是女孩”

“噢，公爵阁下，你自己看看吧。”

“哦，太好了！是个女孩，正合我意。”

肯特公爵问道，“夫人已经昏了过去，有没有问题？”

“公爵，你放心好了，没有问题，夫人折腾了一夜，太疲倦了，睡得正香呢，过一会儿就会醒来的。”

肯特公爵还要说什么，这时，仆人来报，说摄政王召见，有要事相商，请他立即赶往白金汉宫。肯特公爵早饭也没来得及吃，匆匆嘱咐家中仆人几句，便急忙乘马车赶往白金汉宫。

白金汉宫

摄政王守护在英王乔治三世身边，主治医生弗朗西斯·威利斯和他的助手沃伦大夫正忙碌着，用绷带把英王牢牢地捆在床上，脱去了身上的衣服，仅留一件贴身短裤。沃伦大夫把芥菜和桐油混在一起，慢慢地涂在英王身上。英王乔治三世不喊也不叫，只是咬紧牙关，让大滴大滴的汗从脸上滚下。

肯特公爵通报进来，见了这个场面大吃一惊，急忙问道：

“怎么又用这方法对付父王？”

“爱德华，让你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事，昨天晚上出事了，父王受到惊吓，病又复发了。”摄政王解释说。

“出了什么事？”

“昨天晚上，父王到德鲁里莱恩歌剧院看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剧中休息时，忽然台上冲出一个蒙面人向父王开了两枪。”

“父王伤着没有？”肯特急切地问。

“还好，那两颗子弹从父王头上飞过，击穿了王冠，嵌在包厢的木板上，再稍稍下偏一点，父王就没命了。”

肯特公爵松口气说：“上帝在保佑父王。”

摄政王点点头，叹口气说：“就这样，父王受到惊吓，旧病又犯了。”

“那也不能用这种方法，太残忍了。”

“爱德华，你心疼父王，我难道不与你一样忠于父王吗？只是这病别无他法，只好如此，父王会谅解我们的。”

肯特公爵沉默片刻，忙又问道：“凶手抓住了没有？”

“仓促之间只顾救护父王，凶手跑掉了，还没有抓住。不过，我已派人通知警察局了。”

肯特走过去，看着父王疼痛难忍的样子，心中十分难过，却也束手无策。这时，威利斯正用一根短而粗的圆木在乔治三世沾满桐油和芥菜的身上用力擀动着，英王乔治三世咿呀直叫，满头的大汗流得更厉害了。肯特弯下腰，轻轻用手帕给他擦脸上的汗，想给父王一丝安慰。

第一个疗程结束了，大家都长长地舒一口气。摄政王便对肯特说：

“爱德华，伦敦的天气太热了，不利于给父王治病，我让你来，是想劳驾你护送父王到温莎城堡疗养，那里地处城郊，风景秀丽，气候条件也好一些，有利于给父王治病，你就辛苦一趟吧？”

“为父王效力是我的应尽义务，怎敢说辛苦二字，这事就由我来办吧。”

“路上小心，一定要注意安全。”

肯特公爵行了一个礼，忙问道：

“什么时候出发？”

“现在就走，威利斯医生和沃伦大夫一同前往，尽快把父王的病治好。”

肯特公爵服侍父王乔治三世上了马车，带着那两名御医，在侍卫队的簇拥下向温莎城堡出发。

一路上，肯特的心里都苦涩涩的，女儿诞生带来的喜悦早被父王的病痛冲刷得干干净净。父王的病已有十多年了，那时他还是一个毛头青年，他清楚地记得父王第一次发病的情景。

那也是一个夏季，父王和长兄也就是今天的摄政王外出打猎去了，他独自一人在温莎城堡欣赏莎士比亚的剧本《罗米欧与朱丽叶》。突然，妹妹伊丽莎白跑来告诉他说，父王打猎途中不知什么原因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口吐白沫，两眼充血，身体也在颤抖，并且胡言乱语说个不停。当时都认为招了恶魔，中了邪恶，请来神父和主教，也做了弥撒。不久竟也真的好了。但父王的也病却没有痊愈，此后，时常重犯，而且越来越严重，做弥撒是没有用了。御医们反复观察、思考，最后一致推断，父王在山上打猎时可能吸入了某种动物或植物的毒，这种毒液在身体内定期发作，只要发作便是眼睛充血、嘴说胡话，并且口里冒白沫。他们想出的治疗办法是用芥菜和桐油涂在身上，然后用木棒擗，把毒液给擗出来。

可这方法也治疗十多年了，仍丝毫没有见效。每次治病，父王都承受着比发病还要痛苦的折磨。他曾多次劝父王不要用这种方法，也劝过长兄，但长兄坚持这样做，认为除此以外别无良法，父王也只好默许了。

随着父王的年事越来越高，这种治疗对父王的折磨越来越厉

害。这几年，父王的发病率也较往年有所增加，造成父王的痛苦不仅有肉体上的，而且也有精神上的。王室的威望和声誉大不如前，并不是议会限制了王权，而是在父王的手里，英国丢掉了美国这块最大的殖民地，使得美国独立了。父王多次阻止通过《天主教解禁法案》，不允许罗马天主教徒进入议会也遭到许多人反对，并因此解散了格伦维尔政府，这曾在伦敦引起喧然大波。唉，更令父王内心痛苦的是我们汉诺威王室呈现衰败迹象。

由此，肯特公爵想到两年前因病早逝的王位继承人夏洛蒂公主，她是摄政王的独生女，性格有些怪僻，行动无常，好冲动，也好出风头，实在不适宜做王位继承人，但除了她却又别无他人。如果她不死——提起她的死，肯特又想起那些无能而又可恶的医生。

本来夏洛蒂公主爱上了俄国沙皇的随员利欧波公子，他们相亲相爱并结了婚，公主有了身孕，也许是为了公主的身体着想，御厨增加了营养。不久，公主竟变得肥胖了，她要减肥。减肥就减肥是了，可是那可恶的医生史多克玛竟要公主用放血的方法减肥。公主终于瘦下来了，分娩时产下的男孩死了，她自己也命丧减肥。

公主一死，没有了王位继承人，这是汉诺威王室多少年来未曾有遇到的尴尬。王位空了，肯特公爵心中自语着。忽然，他心头一亮，他想起了自己刚刚诞生的女儿。继而，肯特公爵又摇摇头，摄政王还很年轻，他最近又结了一次婚，一定会生出王子或公主的，这样的好事怎会落到自己女儿头上呢？

温莎城堡到了，这是父王的行宫，在伦敦西南 35 公里的地方，美丽的泰晤士河从这里流向伦敦。这周围有森林、草原、河流和湖泊，真是夏天的避暑圣地。特别是温莎城堡周围的田园风光，真让人陶醉，但愿父王能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夏季，早日养好病，

再回伦敦处理国事。

哦，城堡里的巨大尖塔上已升起了国旗，看样子，里面的人已知道父王到来了。

肯特公爵急忙赶上英王乔治三世的马车。

肯特公爵从警察局回来就脱下外衣，走进夫人的房间，刚进门就大声嚷道：

“亲爱的，女儿都出生好多天了，我这个做爸爸的还没有抱抱宝贝呢？让我尽一点做爸爸的义务吧？”

“嘘，你小点声音好不好？宝贝刚刚睡着，你也忙了半天，看热的，我来给你擦擦，先歇着吧。想抱女儿，将来有你抱的，就怕你不情愿呢？”

“亲爱的，怎么会呢？”爱德华坐在夫人的旁边。

“那个可恶的凶手抓住了没有？”

“已经抓住了，正在审判呢。他叫亚历特，一个天主教的忠实信徒。”

“我真不明白，父王哪里得罪了他，竟这么丧心病狂，做出如此下流的举动，真令人不可思议！”

“他是受人指使。当然，这与父王的政治态度有关，父王多次阻止通过《天主教解禁法案》，对罗马天主教徒参与议会持反对意见。因为这得罪某些有可能成为议员的天主教徒，所以有人想刺杀他。”

“噢，是这样。爱德华，你说父王应不应该阻止通过《天主教解禁法案》呢？”

“这个——，当然，父王这样做自有他的主张。而我则觉得没

有必要为这等小事大伤脑筋，只要能保住我们皇家的威严和地位，谁做议员都一样。路易莎，你说呢？”

“亲爱的，你说的当然是最合我意的，那还会错吗？”路易莎一转脸，“快，快，女儿醒了，应该立即抱起来，否则，会尿床的。”

“我来抱吧。”肯特公爵站了起来。

“不，还是我来吧，你那长长胡子会吓坏宝贝的。”

肯特公爵看着夫人拖着肥胖的身子把女儿抱起来，忽然想起了什么，便说道：

“亲爱的，我们再请一个保姆吧？”

“不是有一个吗？再多请一个人我们负担得起吗？每年仅给你7000英镑的年薪，原来你一个人当然可以，而现在我们是三口之家了，还有这许多仆人的开支，我们的生活太拮据了。”路易莎叹了口气，“亲爱的，你总得想想办法吧？要么向政府提出要求？”

肯特公爵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说：“我已经试过了，他们不同意，摄政王也反对。”

“那为什么呢？父王呢？”路易莎有点气愤。

“父王头脑已不太正常，大小事务都由摄政王一人处理，他坚持宫中应减少开支，作为汉诺威王室的后人应有一种勤俭艰苦的优良作风。”

“可摄政王自己呢？”路易莎打断了爱德华·肯特的解释，“如果早知这样，我们就不该从阿蒙巴赫回来，那里再穷也不至于这样受别人的窝囊气！实在不行，我们仍回萨克森科堡，凭自己的双手创建我们自己的家园。”

肯特公爵没有说什么，从夫人手中接过女儿，爱抚地抱在怀里。过了一会儿才缓缓说道：“暂且先这么过着，我们自己苦点可

千万不能委屈了孩子，实在不行，我可以把我的一些房屋变卖了，至少也能卖五六万英镑，等女儿大了再另想办法。况且，我也可以到政府部门做点事。”

路易莎点点头，“但他们对你的才华都不赏识，摄政王也排挤你，从不让你过问国事，几次把你赶出英国，到国外流浪受累。”

“千万不能这么说，摄政王是我的兄长，他把我派往国外并无恶意，也是为我好，想让我到国外锻炼一番，也为国家建功立业，将来才更好地效忠父王。如果不到欧洲去，怎么会和你结合呢？”

路易莎刚才气愤的神情缓和多了，但有点不平地说：“那摄政王自己为什么不到加拿大服兵役，不到直布罗陀当海军呢？”

“父王身边总也得有人呀，况且他是长兄，法定王位继承人，怎能轻易离开国家呢？哟！我们的宝贝尿了，把我的上衣也给尿湿了。”肯特公爵突然叫起来。

路易莎笑了，慌忙接过女儿，“快去把衣服换掉，一口一声宝贝，应该给女儿起个名字才对呀？”

“过几天就该给宝贝做洗礼了，到那时再给女儿起名字吧？”

“起个什么名字呢？这你可一定要好好想一想呀。”

“当然！”肯特公爵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一定给宝贝起一个响亮、吉祥、美丽、动听的名字，并且能体现我们汉诺威家族的光荣与骄傲。”

“看把你给乐的，仿佛给女儿起一个名字就能当上女王似的。”

肯特公爵微微一愣，马上否定说：“千万不能这样说，让其他人知道一定会认为我们有窥视王位之心。”

肯特公爵夫人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道：“现在王位继承人不是空缺吗？我们的女儿为何不能成为继承人，她也是英

王乔治三世的嫡传呀？”

肯特公爵摇摇头，“夏洛蒂公主虽然死了，摄政王最近又结婚了，其意再明白不过了。我不希望女儿争什么王位继承人，只希望她一生平安幸福就可以了。亲爱的路易莎，你说呢？”

“当然，当然，人们不是常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吗？何况她还是女儿，能一生平安再好不过了。”

这时，宝贝哭了，奶妈闻声跑过来，开始给小宝贝喂奶。大家看着活泼可爱的宝宝用力吃着奶水，都高兴地笑了。

圣保罗教堂内一片肃穆。

坎特伯雷大主教不厌其烦地诵咏着《圣经》，洗礼终于结束了，教堂里响起了赞美诗的乐歌。对这一切，肯特公爵可不像他的夫人维多利亚·玛丽·路易莎那么虔诚和专注，他心里十分恼火。自己为女儿做个洗礼起一个名字摄政王也要干涉，还一定要求参加洗礼的教父中必须有俄国的亚历山大皇帝，真是岂有此理。无论今天谁在场，决不能改变立场，一定为女儿起一个吉祥而又辉煌的名字，这是肯特公爵自进入教堂来一直在心底下定的决心。至于应该叫什么名字，他在多日前早就成竹在胸了，就取女王的名字，叫伊丽莎白是多么令人兴奋呀！

肯特公爵还在想着自己的心事，歌唱结束他也没有在意，大主教坎特伯雷朗声询问给孩子取什么名字他还没有听见。突然，摄政王的声音让他吓了一跳。

“亚历山德里娜！”摄政王已接过主教的话大声说道。

“不！”肯特急忙插上一句，但已经晚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已宣布这孩子叫亚历山德里娜。

肯特公爵的否定大家还是听到了，都一齐把脸转向他，迷惑不解地注视着他。他立即放小了声音，试探地询问一声：

“请问主教，能否在孩子的名字后再加上几个字？”

“当然可以！”坎特伯雷大主教爽快地说，他看了一下抱在怀中的孩子，看一眼肯特公爵说：“加什么字，你请说吧？”

“就加上伊丽莎白吧。”肯特公爵脱口而出。

“不，不！”摄政王立即否定说，“还是加乔治娜吧。”

坎特伯雷大主教看看摄政王又看看肯特公爵，他不知说什么好，两个皇子听谁的呢？一个是摄政王，一个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就在这时，肯特公爵夫人忽然插上一句：

“要么用她母亲的名字？”

“就这样，用孩子母亲的名字再好不过了，加上维多利亚吧，但亚历山德里娜必须放在前面。”摄政王以不容更改的口气说。

于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大声说：“亚历山德里娜·维多利亚……”

肯特公爵气得脸色发青，大主教后来都说了些什么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但自己的女儿叫亚历山德里娜·维多利亚已无法更改。

这许多天以来，爱德华·肯特公爵心绪一直不佳。作为亲生父亲，自己给女儿起名字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真是岂有此理！摄政王太霸道了，什么事情都想插一把。尽管英王乔治三世还在，但由于那次歌剧院枪击事件，他的精神失常病时好时发，对国事再也不能过问了，这样，摄政王也俨然以英王自居而处置国中一切事务。